

■ 中国文学

对鲁迅中国小说史学的批判性研究

——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中心

赵 宽 熙

(韩国祥明大学校语文大学 中语中文学科, 韩国 汉城 330-720)

[作者简介] 赵宽熙(1959-), 男, 韩国汉城人, 韩国祥明大学校语文大学中语中文学科教授, 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会长,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韩国小说、中国小说研究。

[摘 要] 《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份代表性成果。该书为中国古典小说正名添价, 是第一部中国小说史。它对后来学者的影响很大。但同时具反讽意味的是, 这种巨大影响又束缚了鲁迅之后的中国小说史家。有鉴于此, 我们应该客观地思考鲁迅成就的一体两面。《中国小说史略》的成就与缺陷俱在, 这些连同它们的意义, 将在此一并给出。

[关键词] 鲁迅; 小说史学; 中国小说史略

[中图分类号] I0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4)05-0694-06

小说虽然拥有长久的历史, 但在文学史上所占的比重却非常小。其原因是传统的文学观念使得小说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体裁被接受。这种轻视小说的现象实际上不分时间和地域一直都存在的。根据地域的不同, 甚至文学作为真正的学问领域被接受也是一个全新的观念。在英国, 英文文学正式作为一项学问领域被接受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世纪左右的事情。中国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当然, 文学也被看做是士大夫所必须具备的一种修养。不过, 选拔官僚的主要途径科举所要求的是圣贤们的理义之学, 而不是抒发个人感情的词章之学。因此, 想在宦途上晋升的士大夫们在重视经书的同时, 也在某种程度上排斥诗词等文学体裁。赤裸裸地揭露和讽刺封建时代科举考试弊端的《儒林外史》, 对上述情况作了直接了当的描写。士大夫对八股最为执著的代表性作品人物是鲁编修, 他对自己的女儿说道:

“八股文章若做的好, 随你做什么东西, 要诗就诗, 要赋就赋, 都是一鞭一条痕, 一捆一掌血, 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 任你做出什么来, 都是野狐禅, 邪魔外道!”^[1] (第 155 页)

因此, 与圣贤的道理距离颇远的诗和词等对于以安身立命为目标的士大夫来说就如毒药一样。

对于整个文学的认识是这样, 从未能够进入传统文学队伍里的小说, 其处境是何等的恶劣也就可想而知了。传统小说的观念暂且不谈, 连在近代以后的一般文学史中, 小说受到应有的待遇也不过是最近的事情。之前的文学史主要以古典诗为叙述的中心, 不能登上文学大雅之堂的小说及戏剧等体裁在各个朝代只是不得已而言及, 或干脆遗漏的情况比比皆是。因此, 小说史的正式登场也就不可能不姗姗来迟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可以算是最初对中国古代小说进行系统叙述的著作。《史略》出现后, 中国的古代小说才为文学研究者们所关心。之后, 虽然又出现了几种小说史, 但体裁及内容上都没有太大地脱离《史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

20 世纪初出现的鲁迅《史略》, 其影响力达到近一个世纪。但是, 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史略》, 本身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与《史略》本身的完整性之间有着一定的连贯关系, 特别是与中国文学中鲁迅所占有的地位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现在《史略》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小说史的境界, 本身似乎也成了一

个参考依据。现在很少人对《史略》持怀疑态度,在中国小说研究中,说鲁迅已达到一个类似神话的存在并不过分。

本文以对鲁迅《史略》的考察为中心,在分析该著作所具有的意义和局限性的同时,还希望能够在小说史研究领域中,重新确立鲁迅应有的地位。

一、《史略》的著成和意义

鲁迅是20世纪以后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之一,他不但是一位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坚决斗争的志士,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也具有相当涵养,为中国现代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佼佼者。他所关心的领域涉及到很多方面,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小说领域。鲁迅在直接进行小说创作的同时,还致力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并留下了许多翻译作品。不过,比起这些来说,真正使鲁迅能够名留青史的还是他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小说史。从严肃的学术立场来看,它是不是最初的著作还需要一些论证^[2](第70,71页)。不过,从对后世的影响以及著作的完整性来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确实可以被看做是最初的中国小说史。

鲁迅写这本书最大的动机除了是想记述一个正确的小说史之外,1920年8月他作为客座教授,在北京大学讲授小说史也是一个直接的原因。在同一时期,鲁迅还在北京师范学校教过小说史的课,为该课程准备的教材现在仍保留两种。第一种是油印本,第二种是铅印本。油印本的题目是《小说史大略》,一共17篇;铅印本的题目是《中国小说史大略》,一共26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油印是指写印。这种写印严格地来讲,也不是指在写印纸上用铁笔刻划后再印刷出来。鲁迅写这本书的时候,是用毛笔蘸上药水在写印纸上写上文章,然后再将其写印出来的,所以非常吃力。鲁迅考虑到下面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考虑到执笔人的辛苦,将整个内容缩写成文言文,并减少了例文。第二,即使是这样,分量也是相当的大,每次写印的时候,负责这一差事的人也非常辛苦,所以想出用活字进行排版印刷。1923年12月铅印本《中国小说史略》完成,原来题目中的“大”字被去掉,分量也大大增加。上册15篇在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首先出版,下册13篇于1923年12月完成初稿后,第二年3月4日才正式脱稿。《后记》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前后写的。下册的出版比预期要晚,直到1924年6月才正式出版。

《史略》原定于1925年9月合成一卷出版,由于当年5月新潮社解散,改为由北京的北新书局出版。这个北新书局是由原来新潮社的社员李小峰(1897—1971)创建的,名称用的就是“北京大学新潮社”中的“北新”两个字。此后,《史略》一直由北新书局出版。鲁迅继续对其进行修订,并在1931年出版了修订本第一版。后来又陆续出版了几次修订本,其中最初的日文译本是由增田涉(1903—1977)翻译的。增田涉一边翻译,一边就翻译中出现问题的部分和不确定的部分向鲁迅求教,鲁迅也一一地做了回答。与此同时,鲁迅还把文章中需要再修订的地方也告诉了增田涉,这些内容在已经出版的北新版《史略》中也体现了出来。1935年6月,鲁迅生前的最后一次修订本出版,这就是《史略》第十版,以后出现的版本都是以第十版为基础。由增田涉翻译的最初的日文译本于1935年7月出版,鲁迅在该书即将出版之前的1935年6月9日,用日语撰写了《对日文译本作者的话》。这篇文章被放在日文译本的卷首,后来鲁迅自己又将其翻译成汉语,题为“《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收录在《且介亭杂文集》中。

鲁迅于1924年7月在西安作了关于中国小说史的讲演,当时讲演内容的文稿题目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一文稿后来由鲁迅亲自修正后,被收录在西北大学出版部1925年3月出版的《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中。不过,这篇文章在鲁迅生前没有被收录在任何一本书中。鲁迅死后,1938年出版的第一版《鲁迅全集》(上海版)中也没有该文。直到1957年7月,在上海出版的文艺季刊《收获》的创刊号中才刊登了这一文章,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它将《史略》的内容大致分为六个阶段进行了叙述,其目录如下:

第一讲 从神话到神仙传

第二讲 六朝时期的志怪和志人

第三讲 唐代的传奇文

第四讲 宋代人的“说话”及其影响

第五讲 明代小说的两大主流

第六讲 清代小说的四大流派及其末流

从以上的目录中可以看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只是翻照史略,大略地概括了中国小说史的发展过程。

在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在写《史略》之前,鲁迅就已经着手进行搜集和考证古代小说的工作了。其成果是出版了三本单行本书,即《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有人把这些书说成是鲁迅写《史略》而得到的一些副产物^[3](第 340 页)。实际上,这三本著作每本都充分具备了作为对中国古代小说专门研究著作的条件。首先,《古小说钩沉》是鲁迅死后的 1938 年在上海第一次出版的,该书将唐以前的古代小说收录并整理成集,与《史略》第一篇到第七篇的内容有一定的连贯关系。《唐宋传奇集》的上册于 1927 年 12 月在上海出版,《唐宋传奇集》下册于 1928 年 2 月也在上海出版。该书主要搜集了唐宋时期的传奇作品,可以作为《史略》第八篇到第 11 篇内容的参考。而《小说旧闻钞》于 1926 年 8 月在北京第一次出版,1935 年在上海再版,主要搜集整理了有关元明清时期小说的评论资料,考证了《史略》第 12 篇到第 28 篇的内容^[4](第 15 页)。赵景深指出,蒋瑞藻的《小说考证》虽然可以称之为这一方面的先驱作品,但《小说旧闻钞》比这一作品更具有如下优点:第一,蒋瑞藻书的名称虽然为《小说考证》,但是实际上连戏剧作品都包含在内,与之相比鲁迅的书只将小说纳入了考察范围。第二,《小说考证》的编制杂乱无章,不便于查找。比如,《三国演义》的内容已经在《正编》中出现了,但在《拾遗》中也有,在《枝谈》中也能看见。而《小说旧闻钞》对一项内容只是记述一遍。第三,《小说考证》收录的原文有的字句被蒋瑞藻任意地换过,但鲁迅只是对照原文,校正了一些字句。

像鲁迅这样记述小说史的态度是非常真挚而又严肃的。阿英认为,鲁迅这种治学精神的根源就在于他继承他出生地浙东学派的衣钵^[5](第 235 页)。浙东就是指浙江的东部地区,这里曾出现过许多在史学领域非常杰出的学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章学诚(1738—1801),他的《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作为研究“史法”的论文集而为大众所知。当然,鲁迅实际上是否直接受了他的影响还有再进行考证的必要,但从《史略》及其相关著作的写作来看,鲁迅所显露出来的对学问的诚实和真挚态度确实是与众不同的。

阿英说,鲁迅对小说史的研究最基本且最突出的地方,是以“整体”和“演进”的概念披荆斩棘、开荒拓地,在中国的历代小说中创造性地画出了一幅色彩艳丽的图画。另外,赵景深说:“《中国小说史略》是同类书中的最好一部,可以说是权威的著作。”^[6](第 5 页)郭预适对《史略》成就和贡献的概括如下:第一,《史略》建立了中国小说史体系;第二,体现了唯物论精神和进步思想;第三,卓越而简单的话语中蕴藏着深刻含义。不过,这些评论一边倒的同时,其内容也是观念上的,从这种意义来看也是抹不去那份空虚感。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发光的一部分,是不拘泥于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小说概念,将中国小说史的计年更加提前。可以说,现在通用的小说实际上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受到了很多西方的影响。如果从这种立场上来看,说中国自古没有小说的观点也是可能成立的^[7](第 1 页)。换言之,在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之前,说中国从未有过从通史的概念上来看中国小说史的观点也不过分。这个鲁迅自己也曾说过。鲁迅在这种情况下对古代小说作品进行筛选,“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从而完成了一部小说史。即,鲁迅小说研究杰出的部分,是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时,不依赖西方的观点,批判地继承了传统的小说观念。通过鲁迅的其它著作也可以发现,他所想的“小说”也是与西方的近代小说概念有一定的距离。鲁迅将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纳入了“小说”体裁之中,可以说这与将小说看做近代以后资本主义叙事诗的西方启蒙主义观点截然不同。即,对于小说的认识价值,肯定并接受来自于西方的影响,鲁迅又致力于追求中国小说史的固有发展模式。借用孙昌熙的话,鲁迅开创中国小说史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古为今用”。

二、小说史的记述方法和《史略》的局限

小说这一体裁不但其本质和内容不易定义,而且与其他体裁的交涉和融合也具有多种形态。有人主张,记述小说史最紧迫的问题就是要定下一个对概念和起源的共同认识^[2](第92页)。这意味着必须有某个可以贯通整个小说史的一贯性的观点或视角。郭预适就此提出了撰述小说史的原则,“应该以对大量的作家作品和小说发展过程诸现象的观察、整理、考究、评析为基础”。另外,陈平原还将包括小说史在内的文学史的走向划分为两点:第一,思考的水平是否会提高到较高的理论陈述水准?第二,实证的色彩是否能写出浓厚的史学专著?

陈平原自己构想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与设想如下:

虽然同是小说史研究,第一本着眼于引进叙事学理论和突出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第二本力图全方位综合把握一段文学进程并创建新的小说史体例,第三本则希望沟通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并提供一个小说类型分析的范例。^[8](第1页)

陈平原的主张是在接受西方的方法论的过程中,创造性地继承中国传统的文学论,并在其中建立了可以成为小说史记述根据的中心理论框架,而其最终的目标是要提供一个能够对小说类型进行分析的范例。

齐裕焜对陈平原以史论为中心的小说史记述方法提出了疑问。即,如果按照陈平原的方式,虽然很容易掌握整个流程,但相对也疏忽或忽视了对个别作品和作家的具体评价。在这种情况下,对小说史上登场的无数作家和作品应该怎样评价,此外,以什么为标准进行评价等问题都浮出水面。同时,按照中国小说史记述的特性,对个别作品的评价常被链接到各种类型小说的分析上,怎样能打破这种对各类型小说分析的局限也是一个问题。结果,两者的立场可以用前面陈平原的“理论陈述”和“史学专著”的差异进行说明,并且代表了具体小说史记述的一般性情况。

鲁迅的史略是对中国小说史进行的最初的理论概括,也正是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到当时为止,不但确定了因长期丰富的创作实践而产生的无数中国古代小说的范畴,还通过对具体作品的批评和鉴赏,讨论并探讨了小说的效用和特性,这两点的确要归功于鲁迅。鲁迅首先将小说的特点归纳为“创作意图”和“故事性”,从而确定了中国小说概念的范畴,同时还以发展史的立场将中国小说的起源归于神话和传说。特别是对于“创作意图”的强调在《史略》中处处可见,在讲述唐代传奇时,作为传奇和志怪得以区分的最突出的特点而提出来讨论的“有意为小说”就是证明此点最直接的例子。

另一方面,鲁迅写的《史略》可以说是对当时文艺界汹涌澎湃的白话文学的一种重视,这可与最初提倡白话文学的胡适的功劳相媲美。因而,鲁迅以白话小说为论述的中心,将小说类型的演变作为主要的框架^[8](第205页)。《史略》对口语文学的研究实际上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从鲁迅写《史略》当时的各种条件来推断,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史略》所具有的各种局限除此以外还有很多,现举出其中几点最具代表性的如下。

第一,按各朝代记述小说史,对中国小说的发展进程有过分平面理解的倾向。对于中国小说史的时代划分,鲁迅在1930年11月25日晚写的《史略》题记中说过,“当有以朝代分之小说史”。即,鲁迅记述小说时非常重视朝代与小说的关系。有人主张,鲁迅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以小说自身的发展划分历史阶段。但是,《史略》主要根据王朝的变迁进行记述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王朝史的记述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中,而且在其它体裁的时代划分中也是一种典型。它意味着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在中国是特别的,并且叙述方式在当时可能也是最先进的。即使考虑到这一特殊性,鲁迅将王朝史的记述方式机械地应用于小说史也不能不成为一个问题。

第二,整体来说停留于中华主义观念,彻底地忽视中国国内其他民族的小说史。这里所说的中华主义观念可以看做是对汉族文化自豪感的流露。不过自有史以来,中国各民族就一直展开角逐,汉族以外民族对中国文化形成的影响有很多难以论断的方面。在这一方面,对于常常被称为少数民族的中国内各民族叙事文学进行考察,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意义,并且在阐明中国小说的发展过程中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环节。

第三,前面曾简单地提到过,《史略》主要是通过文人们的手对文字化了的作品进行的记述,因而忽视了对说话文学等口语作品的考察。特别是对于现在意义和重要性已得到新的认识的敦煌民间文学资料,丝毫都未曾提到,所以,可以说《史略》有各种优点,但也有不可忽视的重大缺点。

第四,对于具体作品的评论存在着一些倾向性。比如说,比较一下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和《二拍》就可知道,鲁迅对《三言》极为称赞,而对《二拍》却吝于评价。实际上,如果读一读作品就会发现,在某一方面《二拍》反而更为出色。虽然对同一作品评价不同是常有的事情,但由于鲁迅对相关作品做的评价对后世影响极大,能够左右后代的评论者,所以也是一个问题。在后代的小说史中,对于个别作品的评价其相关部分主要是从引用鲁迅的评论开始的。正如前面所述,《史略》超过了单纯的小说史的层次,已作为一个原典被人们所接受。原典使引用者具有不能被随意轻视的权威,但是也可以使一些懒惰的研究者的惰性合理化。

第五,鲁迅从类型论的观点出发对小说史记述进行了考察。这种方法有可能会使读者对具体作品的理解过于片面。这种类型论不是没有优点,但由此也会对小说作品产生片面的理解,且各个类型之间的差异性和交流也很不分明。不仅如此,鲁迅在记述《史略》的同时,也自行对各种小说类型命了名,并且在以后小说史中一直延续使用。最具代表性的是“神魔小说”、“人情小说”和“侠义小说”等用语。在鲁迅之后出现的小说史几乎都采用了《史略》的类型论记述方式。问题更严重的是,大部分小说史家对这种记述方式毫不怀疑或只是一味地称赞,并且根本不尝试新写一次小说史。这是《史略》给后世研究者带来的负面影响。

此外,《史略》还存在着几点没有解决的问题。原因之一是鲁迅撰写《史略》当时的客观条件存在着局限性。即,小说史记述时必须具备的原文资料被省略或不完善,这是鲁迅自己也切实体会到并认证的部分。对此,不仅鲁迅自己,从《史略》一面世开始就有许多小说研究学者指出了这一点。特别是对于与鲁迅相近或相同时期的一些资料,鲁迅反而未加重视,鲁迅之后,对于清末小说部分的记述必须要重新进行很多的修订。

如果要讨论《史略》本身的优点和弊端,首先必须要在当时客观的情况下对鲁迅本人也做一个评价。它与历史相对性的问题有关,即所谓的当代必须要从当时时代的视角去看。如果从这一方面来考虑的话,也可以说至今为止还未能对鲁迅及他的《史略》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实际上,其原因是中国内部的问题,鲁迅死后马上就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战争,然后是建国,之后又是“文革”期间的大段空白。由于这些事情,所以一直没有出现能够对鲁迅进行公正的评价并超越《史略》的小说史。

三、结 论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因而其文化史也同样具有悠久的传统和历史,小说也不例外。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从学术的意义上来说记述小说史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到一个可以融会贯通整个变迁过程的视角。这种视角主要分为以下两点:首先是对小说这一体裁范围及其内容的含义加以稳妥的规范化,其次是对庞杂众多的作品进行实际批评。中国小说史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能够成为被研究对象的作品无穷无尽。要从这么多的作品中精选出珠玉并赋予其意义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此,最初从事小说史研究的学者只能单纯地停留在理论层次。从鲁迅写的最初的中国小说史对后代的影响来看,《史略》的作者鲁迅充分具备符合上述要求的资格。

另一方面,鲁迅小说史记述的确实性和完整性为后代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前进的坐标,在这一点上具有肯定的意义。但在已经固定了的框架中一味沿袭前代的成果也是个弊端。因而,小说研究学者们在鲁迅设定的范畴和框架内安逸地垄断着小说史。这主要是因为对小说史家鲁迅的神化和对最初的小说

史《史略》的教条化。为了记述新的小说史,必须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学进行公正的评价。重新编撰中国小说史时,应以上述论点为基础确定记述的方向。

[参 考 文 献]

- [1] 吴敬梓.儒林外史[M].李汉秋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2] 崔溶澈.中国小说史的叙述体系与类型的分类[J].中国小说论丛,1995,(4).
- [3] 郭预适.《中国小说史略》的重大贡献[A].中国古代小说论集[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 [4] 齐裕.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0.
- [5] 阿英.小说闲谈四种[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6] 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C].济南:齐鲁书社,1980.
- [7] 胡怀琛.中国小说概论[M].香港:南国出版社,1934.
- [8] 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9] 鲁迅.支那小说史[M].[日]增田涉译.日本东京:赛棱社,1935.
- [10] 孙昌熙.鲁迅“小说史学”初探[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 何坤翁)

Critical Study on LU Xun's Achievement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s

ZHAO Kuan-x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Sangmyung University, Seoul 330-720, Korea)

Biography: ZHAO Kuan-xi (1959-), male, Docto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Sangmyung University, majoring in Korean and Chinese fictions.

Abstract: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accomplishments of LU Xun's research of Chinese classic fiction. This book is the first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which gave the right name and signification to the Chinese classic novels. The influences to the later scholars was enormou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at kind of so enormous influences was ironically functioned as a bondage to the post-LU Xun historians of Chinese Fiction. So, we should consider two aspects of his achievements from the objective viewpoints. In this thesis, the problems of LU Xun's achievements which are shown in this book as well as the process of this book being made and its meanings will be presented.

Key words: LU Xun; history of fictions;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